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遭遇爱情

● 徐
坤 / 著

815640



遭遇爱情

徐坤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815640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爱情/徐 坤著

zaoyuaiqi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450—8

I. 遭…

II. 徐…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1167

遭遇爱情

zaoyuaiqing

© 徐 坤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450—8/I·1167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徐坤,女 1965 年 3 月生于沈阳。文学硕士,曾从事外国文学研究。1993 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白话》、《先锋》、《遭遇爱情》、《鸟粪》等。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多部。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序

章仲锷

我很乐意为徐坤的小说集写序，因为她是我们在《中国作家》首先发现并推出的新人。

记得那是1992年末，我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白话》，不由得大喜过望，觉得又发掘出一位王朔型的作者，而且是女性。她那辛辣的笔触，流畅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幽默感，令人耳目一新。及至见到作者本人，又颇感意外，这是位十分年轻和娟秀的女士，说起话来挺腼腆的，并且是研究生出身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就像我1984年初次接触王朔一样，谁能料到那个有张娃娃脸中学生似的大男孩，后来竟是名噪京城的大侃爷呢。

在1993年一年内，《中国作家》破例连续推出了徐坤的三篇小说。除了《白话》，还有《斯人》和《一条名叫人剩的狗》，从中更看到了作者文笔的娴熟和多样的表现能力。无疑，作者最为熟悉的还是知识分子圈，她写大学生们的心态和困窘，简直是入木三分。而且“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语）我想，其“越轨”不仅在于某些维妙维肖的逼真描绘，还有毫无顾忌的嘲弄和隐喻，以致编辑不得不建

议她稍作收敛。读《斯人》后,我已强烈地感到,说她是“女王朔”是大大走眼了。有人学王朔走火入魔,满篇只剩下精致的贫嘴和庸俗的调侃,充斥着一股市井气;而徐坤的作品除了诙谐生动的对话,还洋溢着书卷气。信笔拈来,持之有故,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这不是靠小聪明所能达到的。后来当她送我一本她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并且还将出版有关的研究论著),我益发相信,这是位学者型的女才子。

我推测,她该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功底。且看她笔下的汪洋恣肆,想象的恢宏诡奇,议论的纵横捭阖,不是有点儿孟轲和庄周的余韵吗?在《轮回》中她让托翁《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复出,在中国当今的文化背景下做又一轮的表演,使我们不免有所思辨。而在《鸟粪》里,她竟让罗丹的不朽雕塑被偷盗下水道铁篦子的民工所阉割,以致思想者只好夹紧裤裆痛苦地思想着,并饱受鸟粪的浸蚀。我们在喷饭之余,不禁想到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古今错位的细节。而这一切,决非凭一时的灵感杜撰得出的。她在语言上对反讽、隐喻和歧义的运用,更是浑然自如,也非一朝一夕的功力。

(没问题,徐坤更有着借鉴外国文学的优势。她大量地运用荒诞、魔幻、象征、寓言化等表现手法,而她的新潮、超前和不羁,她对“崇高”的不屑和消解,那种随心所欲的构想和尖刻“恶毒”的调侃,更是比“后现代”还“后现代”。只有一点为当今某些先锋作家所不及,即:文字老到规范,决不费解难读。)

说到这里,切莫以为徐坤就是个洋派作家,写的尽是夸张的揭露,无情的嘲讽和戏谑调侃的“胡闹台”,如果你一读她迄今为止写的最长的中篇《女娲》,不难看出她对我们民族和历史的解析,对人类生存境遇和命运的思索,那是有着深邃的历史背景和厚

重的现实意蕴以及浓郁的生活气息的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路子的。这该是她的另一把“刷子”。

以我的浅薄水平,恐怕无法概括出徐坤作品的内涵与艺术特点,简而言之,还是出于悲天悯人之心,写人性的优美和异化吧。不过,她远比一些女性作家更冷峻更犀利,更显示出智慧和学识罢了。

在京都,作家如云,女作家们更是十分了得。徐坤能在一两年内脱颖而出,足见她的作品的震慑和感染力了。时下文学界流行着这“新”那“新”,这“后”那“后”,徐坤似乎同哪个也不沾边。她以迥异于他人的艺术个性为大家所承认和称道。她非土非洋,亦土亦洋,左右逢源,我行我素。她就是她。

一颗新星正放射光芒。

我们期待她更加璀璨。

1995.4.10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序·····	章仲锷(1)
✓先锋·····	(1)
游行·····	(58)
沈阳啊沈阳·····	(109)
✓三月诗篇·····	(165)
狗日的足球·····	(173)
谁给你传球·····	(194)
如梦如烟·····	(250)
✓遭遇爱情·····	(287)
✓鸟粪·····	(302)
徐坤:嬉戏诸神(代跋)·····	戴锦华(314)
附录一:徐坤作品出版目录·····	(328)
附录二:徐坤作品(小说)获奖情况·····	(329)

先 锋

废 墟

废墟早咱撒旦他们这些个画家诞生之前就已经废在那里了。百八十年前，英法联军端着洋枪洋炮攻进北京城里，不住地烧杀抢掠，一把火就把好端端的一座宫殿变成了灰秃秃的一堆废墟。大凡能氧化燃烧的物质，全都纵身化了灰，成了有机物。剩下一堆堆点不着的石头瓦砾，则以无机物的形式千疮百孔地摆着，半梦半醒之间，追忆着灿烂荣耀的往昔。从蒙古利亚斜过来的冷风，岁岁年年敲打着复活下来的荒草老树，树枝子呕哑嘈杂不住地怪叫，毛草丛子也跟着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泥沼之中逐渐升起了四季不灭的苇子花，盲目地随风跳着没心没肺的舞蹈，全没有一点点国破家亡的忧思。废墟虽是废得不能再废，却时不时让争相繁衍的虫豸水蛭们搅出一片乐园的欢欣。

画家撒旦是在一个秋季的傍晚偶然走到这里来的。那时候严霜还没有降临，刺儿梅的叶子上还残留着一丝夏末的气息。一群群候鸟在这里短暂地憩息之后，将继续朝着南边迁徙。暮色很重地垂落下来，很快就罩住了撒旦瘦长并略微有些驼背的身躯。撒旦已经走得很疲惫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已在城市里

飘浮了多久,依稀能感觉到的,只是自己浑身积满了黄色的灰尘和馥哄哄的汗臭。原来飘浮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悬垂状态原来也是很累人的。

撒旦在一棵树前停住脚步,把手弯到背后,又顺势延展到身体两侧,做了一个卸下辎重的动作。然后他轻轻捶打着僵直不肯打弯儿的双腿,艰难地坐了下来。水汽飘飘袅袅地升腾,很快就在四周挂起了一道雾帘。城市纷乱的色彩渐次朝后褪去,废墟清冷的芜杂缓缓向前袭来。撒旦吁了一口长气,眯缝起双眼,看见几只惊醒过来的寒鸦,正扑喇喇从宿栖的树上飞起,不情愿地呱呱叫着向灰濛濛的远处窜去。那些轻捷的黑炭般的影象激起了撒旦无限的游思,把他黑洞洞的意识之门蓦地给惊震开了。记忆像鲜红的潮水一般汨汨地流出,一点一滴地在血管里蔓开。撒旦闭着眼睛,梦游一般张开双手摸索着向前。尖利的树梢,柔曼的草尖,狰狞的朽石一一在他的指尖上划过,给他留下一丝丝冰凉的温暖。那种鲜红的暖意渐渐积贮成完整而深刻的刺激,让他产生一种如临深渊般的狂喜的震颤。他浑身大汗淋漓,遏止不住幸福而又痛苦地狂喊:

“我操!”

尔后他迅速起身,重整衣冠,迈着全新而富有弹性的步伐快速离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落叶翻飞的秋季城市里,只留下脚步声在废墟的空旷中回荡了许久许久。

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像灰尘一般一粒粒地飘浮着。1985年夏末的局面就是城市上空艺术家密布成灾。他们严重妨碍了冷热空气的基本对流,使那个夏季滴水未落。干旱一直持续到了秋天。各种传染病相继流行,密云水库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城市饮用水短缺,工业

用水产生危机。郊区的农民更是叫苦不迭，他们悄悄到庙里举行各种祈雨仪式，暗暗诅咒是哪个挨千刀的作孽，得罪了龙王爷。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竟是因为城里的艺术家太多的缘故，全是让精英密集给闹的。

艺术家们自己也正憋闷得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夏季实在是燥热难耐，把他们身上裹的水墨蓝的牛仔裤烤得火辣辣的，裆里的话儿给焐得一阵一阵地发炎，去泌尿科检查后得出诊断结果，说是包皮快要给磨烂了，已经有一两个白细胞在尿碱里头英勇出击，全力驱赶来犯之菌。说起来这事儿也难怪，这是一群没有行过割礼，或割过以后又顽强再生了的艺术家的循规蹈矩的现实主义日子是不情愿再过了，总在琢磨着换一个新鲜的活法儿。老式的大裤衩和老头衫什么的虽然透气风凉，却早就让他们瞧不上眼儿了，只是碍着面子，才没敢公开唾弃。招他们喜欢的是那种挺括、硬榔的牛仔粗布，一年四季里不下身地穿。不透气也不要紧，自有办法让它往里灌风，只要在仔裤的膝头和后臀尖部位挖出四个小窟窿，这不就全解决了吗？若是再在洞口周围打磨出参差不齐的毛边，就完全是一派浑然天成的意思啦！

稍微有点可惜的是，这毛边一根一根磨得太工整太精致了，处处都流露出人工仿造的痕迹，以至于它始终都是一种临摹，而永远成不了创作。艺术家们不免有些垂头丧气。

原来这玩艺儿也是被人家穿滥了的。有什么能比穿人家穿过的裤子更没劲的呢？尤其是在这么个响晴薄日的天儿里，没劲就显得愈发没劲了。焦灼和烦躁让艺术家们痛苦得无所事事，创造之火在地底奔突却没有合适的井口喷涌，艺术家们脸上的痤疮憋得此起彼伏。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蓄起了胡须，留起了长发，试图以一种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废墟面目，把内分泌不畅的粉刺状态刻意遮掩住。

于是这一年夏天，老百姓们只要一出家门口，就到处都能看见许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乱蓬蓬的脑袋在大街小巷里游窜。

年轻的画家们在撒旦的煽情指引下，半信半疑厌厌倦倦地跟着他来到废墟。刚一进去，他们的眼睛就“刷”地被刺了一下，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废墟以那样生动的存在无情地剥落了画家们矫情的伪装，照得他们近乎赤身裸体，立时让他们感到四肢瘫软无力。原来废墟是真实存在着的，是先他们许多年就早已存在着的。它充满着并贯穿了他们诞生与成长的这个世纪。废墟就是废墟，废墟不是他们在脸上刻意修剪出的那种参差不齐脏兮兮毛烘烘的玩艺儿。废墟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昭示着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命题。废墟竟是那么一种有着无尽含义的东西。它存在着，人们却忽视了它，一直都没有去破译这个谜。

画家们静穆地肃立着，用心比照，揣度着。终于，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获得了最初的真理：

“废墟！火！我！涅槃！”

“废墟！花！你！荒原！”

“废……费厄泼赖！”

“废墟！德漠克拉西！”

……

“废墟画派”成立宣言：

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不是荒原狼。孤独不是我们的向往，我们必须成群结队才有力量。

《中华大百科全书·文艺卷·F类》：

F：废；废都；废墟；废墟画派：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代表人物：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存在》，《我的红卫兵时代》，《人或者牛》，《行走》。影响或者贡献：唱念做打俱佳，呈前卫状，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

（跨世纪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99 页）

“撒旦”、“嬉皮”、“雅皮”、“痞子一代”（又称“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这些荣誉称号得益于傻旦他们自己处心积虑修饰出来的外部包装。傻旦最初听到有人称自己是撒旦时，内心里着实惭愧不已。他在心里头说，我连上帝的毛都还没摸着呢，更别提什么叛逆出卖他老人家了，就因为牛仔裤露膝露腓，就随便拿我和撒旦相媲美？这不是空担了一个混世魔王的虚名吗？鸡皮和鸭皮也给叫得惶惶不安，总觉得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是吃干饭拉稀屎，也没下出过什么真格儿的蛋，没能正儿八经地标一把新立一回异。小屁特就更不用提了，懵里懵懂地不知道自己究竟屁在哪里。据说洋屁特腻烦的是“工业文明”、“物欲横流”什么什么的，可是俺们反叛的到底是什么呢？于是就土屁土屁地怀着老大的纳闷儿，像一股气儿似地没有负担，内心却隐藏着带味儿的不安。

不过，从小营养不足，基本功没有练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时候一到，锣鼓点儿一敲，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他们真就敢操家伙，青衣老旦小丑架子花地噼哩扑楞耍起棍棒刀枪，“喀嚓”，“扑哧”，一个小卧鱼儿就翻上了场。

撒旦：“孔子——”

鸡皮：“老子——”

鸭皮：“耶稣——”